



## 弘一大師新話四題

世上有關弘一大師的文字可謂多矣，然就這位多采多姿的文化偉人而言，在其生平與事業中，仍有諸多尙待發掘與更深入研究的領域。本文僅將筆者新近研究之報告整理四則如左。

### 一、說《送別》

在弘一大師出家前的歌曲中，《送別》是最具代表性的。然而對於這首歌曲卻有一個不易引人注意的宣傳失誤。由於人們對此歌宣傳得多，研究得少，所以大多數人以為此歌的詞與曲均為大師所作。自日本川端康成《日本書紀》、《雲圖》、

其實《送別》的曲子原是美國通俗歌曲作者J.P.奧德威(John P. Ordway. 一八二四——一八八〇)所作，歌曲的名字叫《夢見家和母親》。由於此曲十分優美，日本歌詞作者犬童球

②《聖武率考》。《全觀精》卷二百二十。③《五土圖本賦諸傳譯歌板》。《全觀精》卷二百二十六。④《山寺》。《全觀精》二百二十。

⑤弘一和對華書院溫李實卷一百。《全觀精》卷二百三十。

⑥《觀音菩薩惠慈寺觀音菩薩普救世》。《全觀精》卷二。

⑦《禮文公土式》。《全觀精》卷二百二十。

⑧《禮贊寺繪卷》。《全觀精》卷二百二十六。

⑨《精貝》。《觀音菩薩普救世》。

⑩《聖至》。《其南朝》。吳文十平。人員文學。陳星。

⑪《寶觀書》。卷一八〇。《王維詩》。

溪(一八八四——一九〇五)便採用它的旋律填寫了《旅愁》。《旅愁》刊於犬童球溪逝世後的一九〇七年。此時正值夕一大師李叔同在日本留學且又研究音樂，他對《旅愁》當有較深的印象。

《送別》採用《夢見家和母親》的旋律，但歌詞顯然受了《旅愁》的影響。《旅愁》的歌詞是這樣的：

西風起，秋漸深，秋容動客心。獨自惆悵嘆飄零，寒光照孤影。

昔昔憶故土，思故人，高堂念雙親。鄉路迢迢何處尋？覺來歸夢新。

弘一師的《送別》歌詞是：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  
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由此可見，兩首歌不僅旋律相同，歌詞意境亦相近。

大陸電影《早春二月》、《城南舊事》的插曲或主題歌採用了《送別》，一時弘一大師的名字連同這首歌更是家喻戶曉。《早春二月》是根據現代作家柔石（趙平復）小說《二月》改編的故事片。導演謝鐵驥選用《送別》作影片的插曲，柔石若是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感到欣慰。因為柔石原本就是弘一大師的崇拜者。他於一九一八年秋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弘一大師恰好出家了。他只能從夏丏尊先生那裏得到一張大師的手蹟並視作珍寶。柔石後來將此手蹟裱成一字軸，又在字軸上題寫道：

余幼鄙，不知叔同李先生爲人，然一睹其字，實憾師之不及者。共和七紀，余學武林師校，適先生棄世爲僧，故不及見其人而得其片幅。後先生知交夏先生丏尊嘉余誠，以此作贈余，余樂而藏之。此非余之好奇，實余之癖性也。趙子平復自誌。

更有趣味的是柔石在此題記落款下方印有「九曲居士」白圓篆章一方。大有陶醉在弘一大師清涼世界中的味道。就在同一時期，柔石還拍了一張穿僧衣的照片。此舉究道是遊戲還是另有寄託，我們不能肯定。但從他「此非余之好奇，實余之癖性」的自白中，多少能夠看到柔石性格的另一個層面。估計謝鐵驥在拍攝《早春二月》時未必知道這些史實，但他一向以寫實、重傳統、表現手法細膩著稱。這一「細膩」致使他居然選用了《送別》作影片的插曲，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嘆而又稱頌了。

《城南舊事》的導演是吳貽弓。他選取《送別》作爲影片的主題歌則是理所當然的了。原著作者林海音女士在書中就寫到《送別》，但其歌詞與弘一大師原作略有不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據吳貽弓自己說，他從林海音的小說《城南舊事》裏「看到」了一顆赤子之心，「聽見」了一聲思念故土的輕輕的嘆息。「於是便把「一縷淡淡的哀愁」和「一抹沉沉的相思」作爲影片的基調，採用《送別》的旋律貫穿始終，又恢復了大師的原歌詞作爲主題歌，從而使影片大獲成功。

大師寫《送別》歌是一九一四年。此歌一經問世，即流傳甚廣。僅是收在獨唱和鋼琴伴奏譜的歌曲集裏的就有《中文名歌五十曲》、《仁聲歌集》、《中學音樂教材》、《萬葉歌曲集》、《中學歌曲選》、《李叔同歌曲集》等。

《送別》流傳得廣，故事也特別多。林海音曾改動歌詞，但據其小說中的語言講此歌詞是由記憶而來。其實改動歌詞的不止林海音一人。在杜庭修編的《仁聲歌集》中，陳哲甫爲此加作了第二段歌詞：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孤雲一片雁聲酸，日暮塞烟寒。伯勞東，飛燕西，與君長別離。把褲牽衣淚如雨，此情誰與語。

陳哲甫加作第二段歌詞的因緣，如今很難詳考。然而弘一大師的大弟子豐子愷改《送別》倒是有據可查。據豐一吟《豐子愷晚年的音樂生活》一文介紹，豐氏晚年，有一次聽見女兒在教鄰

居小姑娘唱《送別》，就說：你怎麼拿這歌詞去教孩子，時代不同了，現在的兒童應該唱朝氣蓬勃的歌。於是，他即興為孩子們改寫了題為《遊春》的歌詞：

星期天，天氣晴，大家去遊春。過了一村又一村，到處好風景。桃花紅，楊柳青，菜花似黃金。唱歌聲裏拍手聲，一陣又一陣。

此歌詞當然不配曲子的韻味，但豐子愷的用心無疑是應該肯定的。

弘一大師作詞深受中國古典詩詞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他不僅遵守詞的規則，也善於用典。但研究他的歌詞也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即他深受日本歌曲的影響。《送別》如此，被視為《送別》姊妹篇的《憶兒時》也同樣如此。

犬童球溪曾根據美國通俗歌曲作者海斯（William Shakespeare Hays，一八三七——一九〇七）的《我親愛的陽光明朗的老家》曲子填寫了一首題為《故鄉的廢宅》的歌。歌詞是：

離鄉背井，一別經年，遊子整歸鞭。花樹掩映，小鳥依人，風起麥浪翻。溪水潺緩，遊魚倏忽，渡橋過前川。眼前景物，恍似昨日，依稀猶可辨。唯見故宅，破落無人烟。頽垣敗草，荒圯不堪看。

再看弘一大師的《憶兒時》：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託。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可見，二歌意境相近，其「光景宛如昨」、「小川遊魚」等

句亦是從犬童球溪那裏引用變化而來。所以，我們目前考察弘一大師的歌曲，當溯其在本國留學時的行蹟。而他於一九〇六年在東京編輯出版《音樂小雜誌》和與日本詩人交往的史實便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旁證。

弘一大師作歌，雖受歐美曲調和日本歌詞的影響，卻能考慮到中國人的接受程度。《送別》的曲子就與《夢見家和母親》不完全雷同。其中每四小節出現一次的分倚音已被刪去，顯得更為乾淨利落。另一位中國近代音樂家沈心工作過一首《昨夜夢》，使了《夢見家和母親》的原曲，保留了切倚音，卻沒有能像《送別》那樣深入人心。從此例亦可見弘一大師的高妙之處。

## 二、關於弘一大師的皈依時間

弘一大師於一九一八年夏正式出家之前曾作過一段時間的在家佛弟子，即拜杭州虎跑定慧寺退居了悟和尚為師行過皈依禮。其皈依的時間，以往皆認為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正月間。持這種看法的主要有林子青《弘一大師傳》（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初版之《弘一法師》）、朱經畬《李叔同（弘一法師）年譜》（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之《李叔同——弘一法師》）等。由於以上兩種傳記史料流傳很廣，尤其是林子青先生還曾著有《弘一大師年表》（年表中亦持此說），所以如今能夠看到有關弘一大師的正傳、別傳中皆以為大師的皈依時間是在一九一七年正月間。然而此說並不符合實際，弘一大師皈依的準確時間應該是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提供這一信息的正是弘一大師本人。依據有二：

其一，弘一大師在《我在西湖出家之經過》（一九三七年杭

州《越風》雜誌增刊第一集「西湖」專號）一文中很清楚地講：「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並沒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裏過年了。我仍舊住在方丈樓下。那個時候，我覺得更有興味了……我也就於民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其二，弘一大師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初九日寫給學生劉質平的信（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〇年六月初版之《弘大法師書信》）中附言曰：「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寶，法名演音字弘一。」

有了此二依據，確定弘一大師皈依的時間是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當不會再有大的疑問了。關於這個問題，只要多研究並詳考一番本不困難。然而如今人云亦云的事例過多，以致當今許多有關大師的傳記把這一重大問題都寫得離譜了。

### 三、弘一大師的宗教胸懷

弘一大師是佛門的高僧，對佛教極為虔誠，同時又具有寬廣的宗教胸懷。

早在一九〇五年，他就寫了第一首弘揚佛法的歌曲《化身》：

化身恆河沙數，發大音聲。爾時千佛出世，瑞靄氤氳。  
歡喜歡喜人天，夢醒兮不知年。翻倒四大海水，衆生皆遷。

弘一大師寫的是弘法歌曲，卻配上了美國作曲家洛厄爾·梅森（Lowell Mason）的讚美詩《上帝，我靠近你》的曲調。如此寬廣的宗教胸懷，我們還可以從他的一封信中找到例證。這是一九一七年寫給尚在日本留學的劉質平的信，他囑咐劉：「不可心太高，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心倘不定，可以習靜坐法。入手

雖難，然行之有恆，自可入門。（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當時大師自己已開始研佛，卻不強求別人一律信佛，這樣大量並非每個佛教徒都有。正由於弘一大師具有這種品性，異教界或俗界亦把他看作高山仰止的人物。弘一大師在惠安弘法的時候，有一位小學校長、基督徒莊連福聽說淨峰寺有一位雲遊到此講律的高僧，頓時萌發拜見之心。一天，他與傳道士陳連枝一起上山拜會，但半途被大師的弟子傳貫阻攔。他倆竭力闡述：「我們基督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捨身流血』為教義；而佛教則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為宗旨。其濟世之心是一致的」。然傳貫仍固執己見，以為異教不能相融而不肯引見。當晚，傳貫將此事如實向弘一大師匯報，弘一大師聽後當即批評了傳懷貫的言行，並讓他下山賠罪。

次日上午，傳貫懷着歉疚之心來到小學校，跪在莊校長上課的教室門口，莊連福急忙上前將其扶起，認出此和尚正是阻攔他上山的傳貫。莊連福請他到宿舍裏喝茶，傳貫硬是不肯，謝罪道：「我是受師父之命，特地來向你們賠罪的，萬萬不可受你們的招待！」說着，又從懷裏取出弘一大師手書的單條四幅及一本《華嚴經》送給莊校長。

弘一大師的宗教胸懷、海涵山容的氣度感動了這位基督徒，此後他便經常匯集其他基督教友前往淨峰寺聆聽弘一大師講經。據莊連福說，弘一大師講經，開示「給我們很深的啓迪，因此，我們連續上寺聽弘一大師講經，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聽衆」。

對異教如此，對佛門各宗派的包涵融通亦如此，弘一大師強調佛法宗派一律應給予尊重。他為學僧們講過《佛法宗派大

概》，他在羅列了諸律宗、俱舍宗、成實宗、三論宗、法相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密宗、淨土宗等十大佛法宗派後諄諄告誡學僧：「就此十宗有小乘、大乘之別。而大乘之中，復有種種不同。吾人於此，萬不可固執成見，而妄生分別。因佛法本來平等無二，無有可說，即佛法之名稱亦不可得。於不可得之中而建立種種差別佛法者，乃是隨順世間衆生以方便建立。因衆生習染有淺深，覺悟有先後。而佛法亦依之有種種差別，以適應之。……故法門雖多，吾人宜各擇其與自己根機相契合者而研習之，斯爲善矣」。

這便是弘一大師，無疑也是他能成爲一代高僧的原因之一。

#### 四、諸藝不廢，隨緣耳

如今幾乎所有關於弘一大師的傳記文字中，都說他出家後「諸藝皆廢，唯書法不輟。」其實這又是人云亦云表現。因爲除了書法之外，出家後的弘一大師，對各種藝術幾乎都實踐過。

比如篆刻，他刻過許多佛號、佛像。再如作歌，弘一大師曾與太虛大師合作過《三寶歌》，又寫過《清涼》、《山色》、《花香》、《世夢》、《觀心》、《知感恩恩》、《生離歎？死別歎？》、《囚鳥之歌》等佛教歌詞。又如作詩，如今常見的「我到爲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及「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即是。論寫文，他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寫的《白馬湖放生記》可說是典型的隨筆小品，其實弘一大師出家後也作畫。據載：「法師於一九三五年冬離開淨峰寺時，曾畫一幅有一枝蓮花和一隻虎的蓮虎圖

贈給在寺中幫忙雜務的邱文珍居士。此畫後被同鄉邱某拿去轉送親人，至今未獲其蹟。又一九四二年最後一次由泉州返靈瑞山，又將離去時也曾畫一幅梅花贈與該寺住持僧的兒子劉金泉，可惜此畫也已湮沒不存。」（見王平山《弘一法師在惠安》一文，載《弘一法師在惠安》一書，惠安縣文化館、淨峰鄉文化站、淨峰寺弘一法師紀念室一九八六年七月合編發行）。至於弘一大師平生所繪的許多佛像，則更是有力的實物證據了。

如果說，弘一大師出家後所用各種藝術形式均表現佛教內容，這大概沒有甚麼不妥，但也不能絕對化。例如，一九三七年五月，大師就應廈門市第一屆運動籌委會之請寫了《廈門第一屆運動會會歌》，弘一大師既作詞又譜曲。歌詞是：

禾山蒼蒼，鷺水蕩蕩，國旗遍飄揚。健兒身手，各獻所長，大家圖自強。你看那，外來敵，多麼狡猾！請大家想想，請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請大家在領袖領導下把國事擔當。到那時，飲黃龍，爲民族爭光。

所以，不能說弘一大師出家後「諸藝皆廢，唯書法不輟。」而說「諸藝不廢，隨緣耳！」或許更確切些。

(完)

